

Between "Li" and "Xin"—Wei Liaoweng 's Transcendence and Development of Zhu zi

Jianlan Qin^{1,a,*}, Aihong Zhu^{2,b} and YangYang^{3,c}

¹Evalu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fice, Neusoft Institute Guangdong, Foshan, Guangdong, China

²Neusoft Institute Guangdong, Foshan, Guangdong, China

³Neusoft Institute Guangdong, Foshan, Guangdong, China

^aqinjianlan@nuit.edu.cn, ^bzhuaihong@nuit.edu.cn, ^cyangyang@nuit.edu.cn

*Corresponding author

Keywords: Wei Liaoweng, "Li", "Xin", Zhu zi.

Abstract. Wei Liaoweng (Heshan), he studied Zhu zi's thoughts, and has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Neo-Confucianism of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ei Liaoweng's academic character includes the thought of "Li" and "Xin", so the controversy is particularly high, or that its overall thinking is still belong to the "Li", or turn to the "Xin", or its academic nature as the integration of Zhu zi and Lu Jiuyuan, blend the "Li" and the "Xin". In fact, Wei Liaoweng's thought "Xin" is a step by step and progressive,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Li" and "Xin" of the rationality in the coexistence of the foundation. Its academic character is mixed with "Li" and "Xin", and the context of Confucian authenticity is re-established.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the transcendence and development of Zhu zi.

1. 引言

魏了翁早期哲学思想，主要是以“理”学为主，“心”学相对较少。真正投入朱子学，是从认识朱子的弟子辅广、李子方开始，自称朱子私淑子弟。但他不局限于朱子学，须是从树根枝底见活精神。魏了翁既说“性即理”，以及理气观等命题为代表的“理”学，带有明显的朱子学痕迹；又说“心为太极”，具有明显的“心”学倾向。魏了翁“心”学，究竟受邵雍“心为太极”的影响，抑或是属朱子心学部分哲学思想，又或是转向陆九渊心学，这本身就是十分具有争议的问题。对此的争议学术界几乎是各持一家之见。有趣的是，这些观点中还出现了时间上的划分：对魏了翁进行最早研究的一批的著作中，都是将魏了翁思想体系中“心”学抬得较高，而“心”学的地位下降，则是近些年相关著作的主要方向。这些观点并没有论述明晰为何魏了翁受到明显得心学影响后依然能够保持理学本质，也没有解释清楚魏了翁“心为太极”的命题以及关于“心”的诸多论述与朱子学自身体系的关系。魏了翁为何会从早期遵从“理”学，而转对“心”学加以关注？对洞悉其中缘由，将是解疑“理”、“心”之争的关键所在。

2. “理”学融合“心”学

魏了翁“心”学思想循序渐进，由来已久，这实际上也是“理”学与“心”学二者共存的合理性的奠基。“理”学融合“心”学，与当时整个社风气紧密相关，尤其是庆元学禁前后的两次世风弊病对“理”、“心”融合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魏了翁“理”、“心”融合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理”学自身体系的不足，需发挥“心”学来弥补其弊端。

2.1 “心”学思想由来已久

魏了翁在他二十七八岁时（1204年）与朱子弟子辅广、李子方结识，同读朱子书，已真正对朱子学感兴趣。嘉定三年（1210年）建立鹤山学院时，魏了翁在书院一堂内榜“事心取邵子”之语，时年魏了翁33岁，说明当时他对邵雍心学已经有所体悟。亦即是说，从记览词

章至转投朱子学后，魏了翁并不孤注朱子学，同样研治邵雍心学。嘉定十五年（1222），魏了翁上书《论人心不能与天地相似者五》，此时正值金发兵攻宋外患之际，所书此文劝诫、激励君主，言“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备万物之体，以成位两间，以主天地以命万物，辟阖阴阳，范围造化，进退古今，莫不由之。”¹显示了明显的“心”学倾向。此时，魏了翁的“心”学倾向更加显著，但又有所保留。

魏了翁最显著的“心”学标志，是提出“心为太极”的命题。宝庆元年（1225）二月，魏了翁向宋理宗上书（《乙酉上殿札子三》）《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一文，其“心为太极”的观点正是出自于此：“臣闻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²《乙酉上殿札子三》的另一文是《论敷求硕儒开闡正学》，此文历数三十年仕途沉浮，直指庆元学禁以来所造成“以渔猎为学问，以缀缉为文章”学术不明、禁锢道学的世风。因此，他倡议“敷求硕儒，开闡正学”，在他和真德秀的合力下，理学逐渐兴盛。

一般以来，都将“心为太极”的提出视为魏了翁由“理”学转向“心”学的分水岭。但从《乙酉上殿札子三》所记录的两篇文章看，《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显露明显的“心”学倾向，而《论敷求硕儒开闡正学》正面诚恳的推崇朱子学。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向，却在同一个札子中上奏。这也扭转了学术界一直以来的认识偏差：魏了翁转向“心学”是完全的从“理”学转为“心学”，是对“理”学的否认和摒弃。事实并非如此，在提出“心为太极”之时，魏了翁仍然尊崇朱子理学。另一层面，魏了翁关于“心”学的两篇重要文章都是作为札子上书给君主而论之，以激励、宽慰君主之心，与当时政治气候息息相关。《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中“心为太极”的提出为标志，表明了魏了翁由“理”入“心”阶段的完成，也由此可知，魏了翁“心”学思想循序渐进，朝夕体悟，由来已久，并非是生硬、突兀的转向，这实际上也是魏了翁“理”学与“心”学二者共存的合理性的奠基。

2.2 世风弊病促进“理”、“心”融合

探索魏了翁“理学”融合“心”学的原因，可以从其过程中寻究。特别是庆元学禁前后的两次世风变化，魏了翁所体现对“理”学与“心”学的态度转变尤为重要。庆元学禁后，经过魏了翁与真德秀等人的努力，理学逐渐隆兴。理学之书，人相争讼，这又产生了新的弊病（暂称第一次世风弊病），魏了翁对此产生的空谈义理，借以文饰，猎取功名，败絮其外的学风加以痛批，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士子华而不实的治学态度和追名逐利的学风。因而，魏了翁强调治学的“活精神”，“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真不真。”³这正是魏了翁所提倡的学风，不沦为流俗，不人云亦云，而应精体实践。

魏了翁的焦点仅仅是当时日卑衰退的世风，并不针对理学自身体系的不足吗？可以对比魏了翁在庆元党禁前后发出的不同声明看出端倪。第一次世风弊病，禁锢理学，魏了翁上书“敷求硕儒，开闡正学”，在同一个札子中提出“心为太极”的命题；第二次世风弊病，魏了翁认为是理学热风暴露出来的空谈义理、借以文饰成为给取声利之计，而魏了翁此次的药方是“活精神”、是“循环读经，亦以自明此心”。由伊始倡明理学，到批评理学之风引起的浮夸与空谈，魏了翁显然是明了理学自身的不足，因此一再强调须树头枝底才见得活精神。又，魏了翁自接触朱子门人，便熟读朱子书，却说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可知其更是深明其中利害。

“理”学融合“心”学，与当时整个社风气紧密相关。看是因士子空谈义理，学风日卑，魏了翁是出于对世风的忧虑，而对“心”学加以关注与发挥，企图扭转时局。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理”学自身思想体系的不足，因而发挥“心”学来弥补其弊端。那么，“理”学与“心”学之间是如何补给，其本质又是什么，则需要更深入的剖析。

3. “理”、“心”融合实质

“理”、“心”之间，实在难以厘清所各自占有的比例和分量。困顿于此，也是一直不将之定为“理”学转向“心”学的缘由。一来，“转向”二字，已将“理”与“心”做两端划分，减弱二者的联系；二来，在有“理”学之时，已有“心”学思想伴随，所以并无“转向”之说，将两者定为“融合”，或更为准确。

3.1 吸收邵雍先天心学

魏了翁所论“心为太极”，受到邵雍“先天心学”思想的影响。两人都将心与太极等同，称“心为太极”。邵雍言“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出象，象生器。”太极为一不动，细化衍生神、数、象、器具体的事物。邵雍视“太极”为世界本原，万事万化生乎心。魏了翁同样认为太极是一，是把太极视为混沌未分的元气之交，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这与朱子以太极为天地万物之理不同，虽然二人都将太极视为万物存在的本原，但太极承载的本质内容是不一样的，朱子把太极解释为理，而魏了翁并未说太极是理，他更多的是理解为天地未分之前的元气混而为一。

另外，在《鹤山集》中，魏了翁多次表露对邵雍心学的赞赏，直言“邵子曰：‘先天学，心法也。万化万物生于心也。’每味其言，先儒之所谓学者，盖如此。”⁴可见魏了翁十分认同邵雍心学思想，认为先儒之所谓学者，就是如邵雍这般论“先天心法”、“万化万事生于心”。他几乎直承邵雍之语，“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皆生于心。”⁵都将心举之极高，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生于心，由心起，显示了心的主宰性。

魏了翁受邵雍影响，还表现在援易入理的思想。他同样盛赞邵雍“易书为经纬，于易地承天就中，邵子尤知。”⁶对邵雍易学的成就评价极高。这当然与他自己对易学的兴趣有关，他自称向来多作《易》与《三礼》功夫。他在阐释“理”学时也常用易来说明，魏了翁通过“数”来反观“理”，有数有象皆因有“理”。此理是物理，是指天地万物运行之规律。邵雍通过易数与易图表达对宇宙规律的认识，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就蕴藏于易数与易图中。魏了翁之援易入理显然受其感染。

3.2 朱子心性论的影响及其发展

魏了翁继承朱子“性即理”的思想，乾道变化，万物皆得天理而成其性，性具有形而上之质。但是魏了翁又有性之体用说，认为先天《易》是性之体，后天《易》是性之用，强调性的体用不分。魏了翁与朱子同讲，理赋予人以仁义礼智之性，认为性善之源是理，而气有刚柔之偏颇，是人之不善的来源。但魏了翁又引入易来说明性之善，“性善之义具于易”⁷，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具善德。朱子却将“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作性善、不善之分，魏了翁将性视之为一体，人的天性即是善而无恶，不做二分。这是两人相同又相异处。

在心的德性问题上，魏了翁和朱子都认为，心具有仁德。心非仁，而是心之德是仁。在性即是心中所具之理的前提下，朱子主张“尽心知理”；而魏了翁则是“尽心穷性”，心存有“仁义礼智”之性，内返诸心，可以求得善德，是以心见性、知性、穷性，魏了翁是对孟子“尽心知性”的继承。

两人更大的不同，是在论述性情关系上。这是魏了翁比较值得玩味的地方。“心统性情”代表了朱子的心性观，但魏了翁却偏偏不讲“心统性情”。在朱子那里，性、情是心的两种不同状态，静者为性，动者为情。性情皆出于心，所以心能统之。在魏了翁看来，性是自然，是未发，是静；情是性感物而发，是已发，是动。性情有别，但不统摄于心。所以，魏了翁与朱子的区别在于论性情之时，魏了翁并未将心纳入其中，未有心统性情之论，而朱子则是心包含性情、心主宰性情。故朱子倡“道心”，魏了翁道“明心”、“求其不失本心”，直呼士之为学，凡以求其本心而毋失焉也，继承孟子“求其不失本心”的思想。

以上所论，魏了翁继承朱子心性论且与朱子不同的地方可列表如下：

	朱子	魏了翁
性之善恶	天地之性是善,气质之性是恶(理是性善之赋予者,气是恶的根源)	性善之义具于易,性是纯善无恶(理是性善之赋予者,气是恶的根源)
心与理	心具万理	心是理之会
性与理	性即理	性即理,但性有体用之分(先天易为性之体,后天易为性之用)
性与情	性静,情动;性体,情用;心统性情	性静,情动;性体,情用 不说心统性情
尽心之目的	尽心知理	尽心知性
修心	操道心,去人心	明心、求其不失本心

在人性问题上,即是如孟子讲人性本善,也不得不承认性恶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两汉以降,性有善恶论成为儒家主流。而至理学,朱子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更加明显。但是,魏了翁跳脱两汉至宋明的性有善恶论的框架,继承孟子性善的思想,重新主张性善论,以易来阐发性善之义。对于人性恶的一面,魏了翁一方面继承朱子,以气的刚柔、浑浊来解释恶的来源;一方面却不沿袭朱子讲气质之性。魏了翁将人的自然属性归为善,而恶的一面归为后天感物而动。从这一点看,魏了翁几乎与孟子如出一辙,这也使他成为了两汉后理学中性有善恶论趋势中的一股逆流,这同时也反映了魏了翁整体思想前后期的变化。

朱子心的内涵极其丰富,魏了翁对心也颇多阐发。朱子语类中记载许多“心具理”的思想,朱子比喻为“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如饮食中鸡心猪心之属,切开可见,人心亦然,止这些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⁸朱子认为理(性)是存在于心中。落于心中的理,不再是逻辑意义上的理,已经成为了实体的理(性)。心包藏了万理(性),亦即谓心先天具有道德属性,尽心就能够知性、知理。但心要能统摄、主宰性情,仅仅是因为心先天具有道德品格就可以吗?心还应该具有道德知觉、道德判断能力。所以朱子说心能知觉,心能够千思万虑、出入无时,心有意志,有思维,有善恶。心具万理(性)是先天的,意味着心中存有道德品质是不需要人为努力就可达到,如朱子说“这道理本来皆备于吾身”⁹。

魏了翁不说“心具理”,而是说“心是理之会”、“心是气之帅”,心能够会理帅气,显示心的主体引领地位,他称之为“本心”。魏了翁说“本心”、“心是天”的命题时,就道明了心先天具有仁义礼智之德,具有道德知觉与判断能力。很自然的就提出“求其不失本心”作为为学之道。而朱子之未解处是既然心具万理(性),却又将心分为“道心”、“人心”,“人心”所涵内容之恶,就已经与“心具万理”之心的道德内容相违背。所以将心分成“道心”、“人心”的作法是让人费解的。从这一点上看,魏了翁直接作“本心”论,求之“不失本心”、“明心致知”,实际上更能与心是理之会之先天道德之心接洽。另一面,魏了翁又巧妙的解释心知觉于欲的状态,他认为心本寂静,处于“中”未发的状态,知觉于欲之时,发之为情,并没有将之称为“人心”。同理论之,也就知晓魏了翁为何不做“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划分,他阐发性善之义具于易,重新主张孟子性善论,这与会理帅气之心、本心的概念相贯通。魏了翁将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万物皆备于我、求其不失本心的思想发挥得更加彻底。

质言之,魏了翁将朱子一系列的心性论思想做了“简易”功夫,并且对孟子的思想阐发甚多。这也回应了他所针对世风弊病时所说“一一从圣经看来”、“须树头枝底见活精神也。”魏了翁确实看到了朱子学的弊端,因而他对朱子学进行反思,对其的继承是“精简式”的,尤其是逻辑层面的“精简式”,去其繁琐与空洞,重回圣经,重新阐发孟子心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是对朱子的超越与发展。

3.3 “理”、“心”之争定论

如上所言，魏了翁的“心”学思想来源于邵雍与朱子以及孟子。其中又分为二：“心为太极”之论源于邵雍；心性论部分更多是对孟子、朱子的继承。所以关于魏了翁转向陆九渊心学的观点也多有不妥，魏了翁并未有“心即理”的说法，他认为心能够“会理帅气”，心包含万理之义，并非是“心即理”之说。再者，魏了翁鲜少提及陆九渊及其思想，在探索魏了翁整体哲学逻辑脉络的过程中，实难找出足够的文字义理证据证明魏了翁有“心即理”的倾向。其与陆持之短暂的交往，更多是体现魏了翁与陆持之相互欣赏，无门户偏见。

魏了翁“理”学与“心”学之争的焦点即是“心”学归属的问题，既然已经明了魏了翁“心”学来源，那么就可以确认问题的主要指向即是“心为太极”之论。如果能够证明魏了翁“心为太极”的思想显示了心是宇宙本体，那么就可以断定魏了翁是心本论，反之亦然。魏了翁继承邵雍“先天心学”的思想，把太极视为混沌未分的元气之交，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又说，人之一心，万化由是出。万化，指万物变化，万化由心出，意味着心主宰一切客观事物极其变化，已有以心为宇宙本体的倾向。

魏了翁认为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备万物之体，以成位两间，以主天地以命万物。人心的功能极其强大，人能够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备万物之体，人以心主天地以命万物。可以主宰天地万物，万物不离人心，甚至是阴阳造化，都由心支配，以此而谓人与天地一本也。由此看，魏了翁所说心的主宰是对一切客观事物都听命于人心的主宰。此则又是证明了魏了翁具有以心为宇宙本体的倾向。

魏了翁说“人心之本体，所以官天地而命万物也。”¹⁰心是形而上的本体意义，心是宇宙大化的大本大源。心既具有对于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支配作用，又有主宰一切客观事物都听命于人心之义。即心有宇宙本体的意味，又是人之道德本体。这样一来，魏了翁“心”学以心为宇宙本体的倾向，就已经与“理”学之理本论纠缠不清，形成两者矛盾的局面。魏了翁对此似乎并不知觉，《乙酉上殿札子三》书了两文《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以及《论敷求硕儒开闡正学》，前者提出“心为太极”，后者推崇朱子理学，在同一时段里，同时消化“理”学与“心”学，兼采“理”、“心”，“理”、“心”之间成为了魏了翁哲学思想性格。

4. 结束语

《四库全书》中《鹤山集》的提要对魏了翁的评价是极高的“了翁容与其间，独以穷经学古，自为一家……绝不染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亦不染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病。”在南宋中叶，魏了翁之学可谓邈然于流俗外。魏了翁之卓莹，在于其兼采“理”、“心”。于“理”学，魏了翁对朱子学一片赤诚，深受朱子影响。其“心学”思想成份则较为复杂：孟子性善论、本心的思想，朱子心学思想，邵雍“先天心学思想的共同影响。总起来说，魏了翁仍未能有更大的魄力走出其囹圄境地，这也是南宋中后期时代的特征。但这不能掩盖魏了翁之卓莹，特别是对孔孟圣经正脉的继承，是难得而可贵的。蔡仁厚先生因此而对魏了翁评价尤佳，“皆儒家正宗之语脉，而已脱出朱门言心之故辙”，魏了翁一定程度是对朱子的超越与发展。魏了翁面对的时代课题，以己之力，担起精神文明的文章，尤见其身体力行，胸怀天下，“天地是我去做”的广阔气魄。

References

- [1] (Song) Wei Liaoweng, 1172th Si Ku Quan Shu, Heshan Collection,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vol. 15, 194p, 1987
- [2] (Song) Wei Liaoweng, 1172th Si Ku Quan Shu, Heshan Collection,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vol. 13, 209p, 1987

- [3] (Song) Wei Liaoweng, 1172th Si Ku Quan Shu, Heshan Collection,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vol. 36, 418p, 1987
- [4] (Song) Wei Liaoweng, 1172th Si Ku Quan Shu, Heshan Collection,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vol. 53, 599p, 1987
- [5] (Song) Wei Liaoweng, 1173th Si Ku Quan Shu, Heshan Collection,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vol. 62, 36p, 1987
- [6] (Song) Wei Liaoweng, 1172th Si Ku Quan Shu, Heshan Collection,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vol. 6, 116p, 1987
- [7] (Song) Wei Liaoweng, 1172th Si Ku Quan Shu, Heshan Collection,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vol. 48, 538p, 1987
- [8] (Song) Zhu Xi, 702th Si Ku Quan Shu • Sub-division, Zhu Zi Yu Le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vol. 98, 122p, 1987
- [9] (Song) Zhu Xi, 701th Si Ku Quan Shu • Sub-division, Zhu Zi Yu Le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vol. 60, 178p, 1987
- [10] (Song) Wei Liaoweng, 1173th Si Ku Quan Shu, Heshan Collection,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vol. 92, 386p, 1987